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敬鄉録卷四至七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劉宗望

敬鄉錄卷四

元　吴師道　輯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劉氏夢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生澤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調大名府館陶縣尉攝邑事治最吕惠卿帥鄜延欲辟不就歷衢州龍游萊州膠西晉州越城令以薦改秩知萊州掖縣通判登州所至剛勁有風績境内官田積荒陪輸澤

奏免之宣和初奉祠家居會高延昭許公改建神霄
宮不當林靈素主之褫職羈置鎮江府坐廢四年郊
恩復職就差鎮江酒官靖康初御史中丞陳過廷薦
之召赴闕時金人再陷河朔假宗正少卿奉使以公
剛方難合而止除朝奉郎直秘閣知磁州條畫邊防
及勤王策進秘閣修撰金要康王議和公勸留王王
充兵馬大元帥公為副遷集英殿修撰率兵先至乞
進援京師汪伯彥沮之遂獨進逾河屢敗金兵駐於

近甸王承制除徽猷待制二帝北遷公聞之自臨濮
趨滑州抵大名城欲徑渡河迎取乘輿而勤王之師
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討之趨檄京師且
勸王早定大計復還屯衛南康王即位入對南京除
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方議割河東北蒲觧地上
疏諫止改知青州尋知開封府七月抵官宣布恩威
豪强歛縮盜賊屏竄河東王善最為巨寇公单騎說
降之王再興李楊進王大郎等皆相繼降即上疏乞

車駕回京時欲幸維揚金陵公復以疏諫不聽除兼京城副留守又陞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次年金人自鄭州趨京師未至數十里諸將部伍乘城公命解甲歸休毋事張皇時巳遣將劉衍率兵在外大敗敵衆又遣王宣敗敵滑州進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既至逾年修宫禁治城壁增武備有衆百萬盜賊皆為用流亡復業商賈輻輳前後二十餘疏力請上還為黄潛善汪伯彦等所沮憂憤疽發於背七

月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時年七十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後謚忠簡子穎終兵部郎中坐與李光交通降責孫如圭纂公行實十卷行世公又有文集京口教授方符嘗刋於學今無之詩文絶少見公之磊落軒天地者固不係此然其存者皆當寳愛也贈陳秀才詩載岳珂法書賛中雄渾質實可以想見其餘

贈雞山陳七四秀才

渥洼生駿駒丹山生鳳雛家有寧馨子慶自積善餘粹然秀眉宇瑩徹鎮璠璵高聲誦論語健腕學大書頭頭欲第一李撲文學職業天下第一氣已凌空虛想其顧復意何止掌上珠更期速騰踏爾祖立以須

鄭剛中字亨仲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調温州軍事判官秦檜薦除敕令所刪定官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太常博士兼權尚書右司員外郎時大臣主和議公奏言敵不可信不聽擢尚書考功員外郎監察御史

遷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尤詳胡銓上書言不當和欲斬秦檜帝大怒禍將不測公率臺屬夜半入諫銓得編置又奏禮部侍郎曾開不當罷左史施廷臣可逐柳約召命可寢四疏不報趙宗正少卿改秘書少監簽樞樓炤出諭京陝充參謀還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刑部侍郎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進學士出為川陝宣諭使與金人議分畫地界金使將至公

出關迎之父老遮道止公曰不廷之入而以身任危
禍且必如其所欲而後已公曰彼入則使者安而蜀
危我出不過使者一死耳後豈無繼耶與金人爭詰
辯難終全階成秦鳳及秦商之半列據險要蜀賴以
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陞資政殿學士
進爵滎陽郡侯是時蜀中勁卒十萬都統吳璘楊政
郭浩已加三少皆驕悍難制公每折之以威而接之
以恩皆帖伏聽命虞公允文嘗曰其舊與諸將往来

見其私居言動聞囹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大開營田自階成抵秦壟土三千頃歲收十八萬斛蠲民間所歛七百萬即和州置監鑄小錢以救川引之弊在蜀六年儲蓄豐積當時人每與宗忠簡公同稱曰宗某如老虎之當北鄭某如伏熊之臨西其推重如此秦檜見蜀中富實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錢米荆門公曰今日講和正為他日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為先皆不從檜已不恱會金取北人在南者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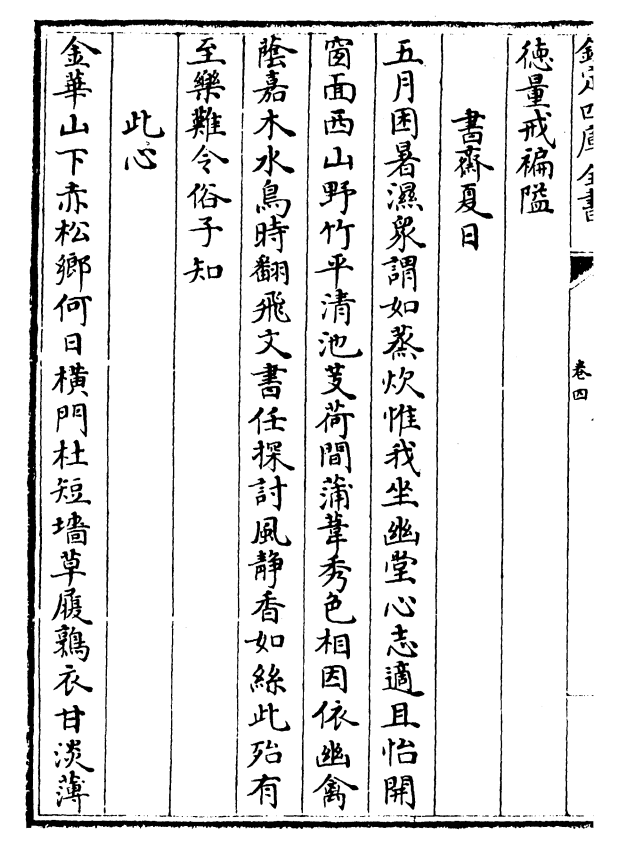
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其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驍勇公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大怒文致其罪落職奉祠桂陽監居住旋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又置獄九江鍛鍊無所得再徙封州著書寫經間以詩文自娱無幾微怨懟意凡六年臨終索筆書兩頌而卒檜死追復元官後謚忠愍所著北山集三十五卷周易窺餘十五卷經史嵩音五卷蹋碎編烏有編等書子良嗣淳熙中以朝散郎直徽猷閣

權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復以大府卿召官

至正議大夫卒有可軒奏議文集

觀溪漲

入夏天不雨溪流僅成派一夜漲梅霖拍岸輙澎湃衝犯無隄防奔騰起湍瀨鷗鷺以翔魚蝦鼓而快殷耳如怒雷聲勢殊未殺曉風吹亂雲日出陰氣退所謂暴集者縈紆已如帶浩浩北海若遐想見尊大沉㝠涵萬象吞吐容百怪小哉此溪流其涸可立待是以古君子



德量戒牖隘

書齋夏日

五月困暑濕衆謂如蒸炊惟我坐幽堂心志適且怡開窗面西山野竹平清池芰荷間蒲葦秀色相因依幽禽蔭嘉木水鳥時翻飛文書任探討風靜香如絲此殆有至樂難令俗子知

此心

金華山下赤松鄉何日橫門杜短墻草屨鶉衣甘淡薄

竹陰花徑任徜徉兩餘靜聽溪流激風過時聞稻米香

緘負此心剛未遂羨他陶令傲羲皇

題越江近岸人家

何人此地得幽居竹石中間宅一區可意江山千百里

有情花木兩三株應無俗客来驚犬時有輕舠可賣魚

卜築他年期效此更添數卷古人書

和潘羲榮

世態敧危轉覺難年來宜我面西山高情不出窗几内

至樂亦非文字間願得好風長歘歘不妨流水自潺潺

箇中有味誰同享俗子卑陬莫强攀

涉園偶成

頹齡正是投閒好淡薄誰知與拙兼棋信天機那論失

酒隨容量不教添静銜小雨看花蕾時撥蒼苔候笋尖

幽鳥葉間如有語此翁難作逸羣髯

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庭竹細響淅瀝寒入茵被光在窗壁

晨興啟户四顧浩然乃指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拳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固虚而自然根亦牢而不迻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頽見高標困阨之可悲余乃呼童兮假長鑱之巨柄使盡力兮𢫬脩篁之凍壓覩負荷兮纇積羽之將沉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拔色涓涓其復净節落落其難合寒梢一伸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葢其與蒲柳異類松柏同條遭玄冥之強梁兮雖抑遏而浸屈分嶰谷之

餘熛兮然槭矗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其枉其直復還
舊觀則又吟風而飄搖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隔君
子權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凍則夫子之被圍原憲
之居貧也終則如浸潤決其朋黨遽消其氣舒而體開
則二疏之高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雲兮正同雪
兮未止拂抉瀌瀌之勢孰見猗猗之美在物猶然人胡
不爾亦有窮阨偃蹇於環堵之間者乎誰其引之使幡
然而起

諫議和疏

臣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己就和令在廷侍從臺諫官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金人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己之言則臣子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間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金爭者非癡則愚又況金遣使休兵我何辭曰用兵金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金

曰奉梓宫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羣臣以屈已則臣所未詳夫屈已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繒者有割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為之今國家之於金人土地為其所據金繒子女為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嘗自貶而臣稱之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為親屈此

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𢙣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戴有如金使甚悠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安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為信試呼一二大將問之彼不至為鄙瑣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

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强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眙愕相顧觸藩而返則結仇造怨益不淺曷若畀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承大國之責弗辱顧憐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悔禍末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勵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役臣恐金人未便能越長江如坦途也

雖然臣有一焉陛下如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令各以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誠開心諭之曰金人要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金再封一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即有邊陲之警孰為吾當之臣非為慷慨引前代為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為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

救胡銓疏

臣切聞胡銓上書力詆大臣聖恩寛容止除名編置可謂父母之恩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甞拘顧忌諱遂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並包兼受以來天下之言故内懷梗槩者雖伸吭感激怨咨天地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但聞衆論詾詾實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為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於

此銓竄遠去母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

置銓於聖度之内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

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

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来鎮是邦既

見吏民問疾苦頒條教約與為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

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閎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

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為溫人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為刋於石邇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迹流風之地吾今求其像繪置堂上徙其石刻列之兩楹使後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為宜乎幕吏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卿小邾子顏公子友之後自顏含為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

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之名旣凜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振顯於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攷魯公上世凡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善為臣子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為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尤以為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峘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不知

禍之及已此盖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奸鈇逆鼎之旁二者惟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為政之初暴揚兹美非但可以慰顔氏之精爽亦足以銷杞載輔國千古糞壤奸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衆以為宜則子為我記於石

思耕亭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上命川陜宣撫司自河池移治

利州亦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知利州事王陟乃移治城南虛其郡舍為宣撫所居焉舍在城之西北隅有亭名清暉築於城上郡東山嘉陵江峻潔乎其前亭蓋以是名也歲月久深榜目已廢規模宂陋土木垂壓轉運公治而起之某一日置酒其上會賔僎問之曰亭新矣吾以思耕易其故號可乎客疑而進曰是於亭何義且强而仕老而休一犂谷口之雲豈不甚樂然公方為上經理西南斯民日幾阜康不思

以此報政而歸耕之思乎其曰噫嘻豈為是哉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予實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於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繚繞漁關循崖而出力未能載自漁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入閬東走安漢疾趨于合州之涪巳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夔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髙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灔澦逆數至漁關之槳水號名灘者六百有竒石之虎

伏獸犇者又崎嶇雜亂於諸灘之間米舟相銜旦晝犯險卒破大竹為百丈有力者十百為羣背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人恃有此頗復盜用官米度贓問罪大則鑿舟沉之歲陷刑辟與籍入亡家者亦纍纍而有故漕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十二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畫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

吾君誠心善隣邊鄙不聳命中外以寛厚之澤蕩洗煩苛塞卒十萬令皆櫜弓捲甲而卧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關外率以平歲縵田為準不計狼戾第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晁錯所謂足支五歲則時赦農租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者賔幙聞而稱善某曰諾吾言善則願與公等勉之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

鄭良嗣

與何秘監書 耕字道夫

嘗謂世有公論非大賢無所歸人有至情非知己無所訴然而道可汚也故公論或不得行天可勝也故至情或不得用而大賢知己俱不易得也故忠臣義士或遭陷冏齋志而没没之後遂至於名不稱焉豈不甚可哀耶所幸公論未始一日亡於下至情未始一日昧於心一旦道隆天定而與大賢知己者遇則事須千載猶可白恨雖九原猶可平也某用是敢以先君子之故歷懇於閣下俯聽之伏念先君子幼學壯行惟古是訓晚出

經世績用炳然紹興中被命守蜀更六寒暑而卒以尊
君愛民竭思盡瘁爲權臣所嫉忌備諸險苦謫死嶺表
天下識與不識無不爲痛後雖久已昭雪而未得大賢
名筆作爲文章以傳遠而信後則公論徒溢於千萬人
之口無益也至之日權臣之𦦨熖未熄不肖孤僅能敘
次年月以納諸壙既乃負罪慄慄周遊四方覬得伸於
知己以爲不朽之託而嵗復一嵗邈焉無從懐此至情
廢寢忘食常恐溘先朝露則終抱不孝已矣天或矜之

特誘其衷俾控投於閤下亦竊意閤下必慨然於此也恭惟某官以英才盛德爲邦之人傑歇歷既久入登華要則山益高斗益明凡諸大夫國人皆得以矜式而略無異議則今之所謂大賢可歸以公論者舍閤下其誰也哉先君子守蜀之狀閤下既知之矣當先君子出蜀時閤下手送行之序率俊造數十百人追餞於舟次其序有曰蜀人將强配之於諸葛武侯常南康之間而不知公之肯居與否也後三十有二年閤下衮衮登進而

其自外入備數尚書郎亟走上謁荷閤下一見相慰勉如平生交且謂蜀人思我先君子果與武侯南康似噫斯言可忘哉則愚之所謂知已可許以至情者舍閤下其誰也夫如是而不披肝膽以告焉則是先君子之潛德秘行無時而可發矣其舊讀韓昌黎文見張中丞傳後敘每掩卷太息曰使我先君子而遇今之昌黎公其亦猶是乎夫張中丞固有李翰傳得昌黎公乃益顯若許遠雷萬春輩非昌黎公則朽腐而已耳豈能留芳於

後世耶於乎今得所遇矣且自謂加於前人一等矣昌黎公曰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其老人往往說巡逺時事蓋謂從所經由得之故審也而閣下於我先君子則親見而素聞之昌黎公又曰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蓋傷其後之無所辨明也而閣下之於某則辱與之進而每勞問焉非加於前人一等耶閣下之慨然於此蓋可必無疑矣某於是勇於自決謹繕録家傳八卷鄉風拜手以浼於執事者倘不擯拒

為一肆筆勒為銘文使永表於神道則死者不死而其亦得與人子齒矣其為德可以淺深計耶輕瀆嚴重伏希震越

滕茂實秀穎

天寧節有感徽宗生五月五日以俗忌避之十月十日

節臨重十慶天寧古殿焚香祝帝齡身在北方金佛刹眼臨南極老人星千官花覆常陪燕萬里雲遥阻在庭松柏滿山聊獻壽小臣孤操亦青青

哀詞并序

某奉使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杖節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爲刋之石理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葢昔年大病夢遊清涼境界覺而失病所在恐於此有縁如死窮徼則乞骸骨歸悉如前禱預作哀詞幾於不達方之淵明則不可亦庶幾少游之遺風也

薆臚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

憐復盟好杖節來榆關城守久不下川塗望漫漫儉單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窘束坐閱四序遷同來悲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歡波瀾卷大廈一木難求安孰不違我心詎不汗我顏昔燕破齊王羣臣望風奔王蠋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手自絶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禄徒以世為民況我禄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河近或死朝

昏歛我不須衣裹尸以黄幡題作宋臣墓大字當深刋
我室尚少艾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誰
當給衣食使不厄饑寒歲時一酹我猶足慰我魂我魂
何悠悠異鄉寄沉寃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
右二詩載元好問所編中州集畧叙本末云茂實字
秀穎姑蘇人初名果欽宗改賜焉以太學正兼明堂
司令以樞密路允迪翰林修撰宗彦通使金割二鎮
太原尋奉密詔不下見拘欽宗北遷茂實留雁門臨

終令以黄幡裹尸瘞仍大刻九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人哀之爲起祠致祭焉愚謂茂實自署東陽而元云姑蘇者葢其家在是爾滕甫元發東陽人卒瘞姑蘇觀受祿數世之言或豈其族裔耶朱文公誌新安滕洙墓亦謂東陽則滕爲東陽著姓散居四方者多矣又按宋靖康初斡里雅布軍既還尼瑪哈尚留尤德遣僉書路允廸以和議之書止之茂實即此時從行紹興十九年允廸守南京陷見逐其放還可知十

三年張卲等自北歸言諸使不返者則茂實已死矣且允廸以僉書使而元徑稱樞密翰林修撰非宋官稱蓋誤也

敬鄉錄卷四

敬鄉録卷五

元 吳師道 輯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政和八年進士初為海州沭陽縣尉敗劇賊宋江境上詔改承奉郎紹興以後歴中外金人來歸侵疆樓炤使陝西辟為幹辦公事又嘗充假金國生辰使屢典大郡歴江西湖北浙東福建安撫使皆有治績在袁州時秦檜方用事監司

郡守爭獻羨餘以希進公則以貸貧逋租在衢州通判汪名錫招攝宗室令矜語言謗訕公止之不聽獄興汪迫其行人無敢過者公獨遣人慰安陰調護之洪州轉運判官張常箋注前帥張宗元以張浚詩言於朝欲併中之獄辭連百餘家公隨宜庇救多賴以免會檜死事亦息還朝奏宜塞倖門開言路生財不如節用侍讀三朝寶訓中篇奏祖宗創業為子孫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鑒

又奏帝王之於史其要在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其切於治體比讀之前後進見從容畫規非一紹興末年知敵釁將起憂念至忘寢食具陳事宜乾道初以左宣奉大夫致仕卒事詳見中興諸臣傳後謚莊敏

王師德字闕　師心之弟子淮

王師愈字與正一字齊賢幼時默成潘公令賦竹詩末句云願堅松栢操同保歲寒心公異之年十三復

以書論為文養氣之法遂名致門下視教之與龜山楊先生受易論語公又自從呂公居仁閒知中朝文獻之傳益自力於學父喪貧不得窆族姻欲使從俗火塟號泣不聽教學養志登紹興丁丑進士第與朱子同年相從講貫又周遊張宣公呂成公間以聖賢之言為必可行師友之論為必可信初調建州崇安尉母喪不行授臨江軍學校教授改秩知潭州長沙縣知嚴州信州乾道中召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

書數名見言事上又出手札俾條奏以進嘗對大臣
稱王師愈諫官御史才執政曾懷前貸內府錢數百
萬户部尚書楊揆取諸郡積逋付金部督之公以為
此實無可徵徒為困上擾民持不可時有人為巧語
中公遂罷知饒州就除本路轉運判官改荆湖北路
又任福建路最後除浙西提點刑獄丐祠卒階至中
奉大夫直煥章閣爵金華開國男其為政以仁恕為
本而綱目整嚴所至賑饑荒寬民力繩權豪長沙之

捕妖巫信州之懾驕兵饒州之禽治妖賊韓政淮賊劉伍徒衆皆卓卓可傳斥外二十年不復登朝人皆以不究其用為恨云子瀚字伯海子柏即魯齋先生也大愚呂公狀其行朱子為銘又有寧菴記瀚請為公墓祠作也

方勺字仁聲著泊宅編十卷今世有之默成潘公集內有贈方仁聲詩云學道悠悠未見功敢言凡質有仙風他年一鉢江湖去先向苕溪訪葛洪前有序云

公吾里人客寓吴興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官無仕進意築菴西溪名曰雲茅以衛生養性為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云云凡二百餘言稱重甚至真跡藏栁道傳博士家按公當政和乙未年已五十是時士之稍以才藝名者有岐路可競進公超然高舉如此豈非賢乎泊宅在烏程相傳張志和浮家泛宅之所因號泊宅翁蓋志和亦金華人而寓吴興者二人志操出處畧同真足以相配而無愧顧世罕

知之或以為嚴灘人者未之攷也弟旬字仁夫有秦詛楚文及石經跋尾攷證詳博具見泊宅篇中

賈廷佐 子野

上高宗論遣使書

十二月十四日左廸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臣賈廷佐昧死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竊惟太祖太宗以至神武畧平定四海創業垂統為子孫萬世之規今陛下嗣守基緒適丁艱難正宜不負所托鋭意撥亂信威

邊陲功光祖宗為中興之聖帝儻或委靡偷安専主和議信王倫之説奉金人之詔則隳祖宗之大烈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為何如主哉陛下以天下之大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税以為財用有民人以為依附有人材以為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為念斷然誅王倫以懲其責國拘金使以誚其悖禮然後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何

欲舍此數者聽信王倫詭詐之言輕以萬乘之尊臣事金人此天下洶洶所未喻也臣不知陛下將講好稱臣以中興耶將奮發講武以中興耶將聽金人之命以偷安偏方無復中興之意耶臣為桐廬一薄官至微也敢越職犯分議論朝廷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言謂王倫賣國要致金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之江南既有詔諭必有金詔以詔陛下如陛下近遣臺臣李宷往江西

事體一同其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至以死拒今王倫為使要金以詔來不以為怪而謂之功臣為是晝不安食夜不安寢義當號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為敵人諸侯取笑萬世又不忍見臣將為金人之陪屬嗟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為金人之天可乎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朝盡化為金人之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生

之為愈臣所以痛悼於心越職犯分號天以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敵人甚猛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算又念合以衆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識洞古今明當世控制之宜通前代備禦之術朕當虛心以待前席與談不以疎遠見遺狂直加罪於予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發也如此況當彼時疆埸特小儆耳猶不敢自任以今日金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自

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正言但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主耳是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切料金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啗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為紿我耳天下之氣勢兩敵則謂和之易成我弱彼强則彼以吞我為心何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於漢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

乾張良陳平議以令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亡楚之時不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幷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之君割地奉秦陽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乘便盡有六國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於乎恃强吞弱自古而然人有異心猶不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戲我盡皆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金出必將漸令我罷我某師退某舍稍忤

其意兵有辭而來是陛下歛手以天下與金將無置錐之地矣不然則天下疾敵之强將有不勝憤懣如勝廣輩爭出以競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時雖悔無及為陛下萬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耻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金使名以詔來三軍憤憤諸將憤憤士大夫憤憤民心憤憤莫不願為陛下死天其或者以此激我不可知也陛下若不恤衆

心之不平但欲委靡從金則天下圜視而起將不怨金而怨陛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毋謂我弱不能與金角若天已棄雖强終弱若天未棄雖弱終强陛下至此當知金人詭我以和遂大奮發以決於天漢高帝與楚王七十戰敗北者累矣靈壁之役室家盡亾滎陽之役賴紀信免彷徨無聊一失職之人耳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强陛下若不自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席卷金人為漢高之勝直易事耳

陛下無謂我將我兵非金之敵師直為壯曲為老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伯者以為壘尉又有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盛所未嘗有然光武於談笑閒以兵三千敗之於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諭若決意於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若磊磊

落落有志者事終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於撥亂振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誅王倫拘金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耻以復境土遂選任大臣為大夫種以治於内名還王庶以監督諸將為范蠡以治於外則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計萬萬不侔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無不服其威名此亦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諸韓愈

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為光武欲為石晉全在
陛下斷不斷之間臣忠義所激號天取死願陛下試與
大臣共圖之萬一因臣微言反禍為福非臣之幸乃宗
社無疆之休不然則甘心受戮訴於太祖太宗耳干冒
天威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臣廷佐昧死百拜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正月初七日具官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

修之言曰士大夫皆光榮而飽不以國事為憂惟李翱怪唐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日金計叵測以和好來而使以詔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禄不能致鷹鸇之效徒懷李翱之憂流涕慟哭未知死所臣近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封章瀆犯天威自量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但見道路沸傳十二月二十五日

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無
需索二十七日遂迎金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其詳
然而信如王倫之說奉金人之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
迎母兄取梓宮坐取故地則可與舞干羽以格有苗同
日而語此陛下修德所致耶抑朝廷有大賢者金憚而
為此舉耶陛下自視三者若茫然未有則金人之所以
啗陛下者正可以為弔不可以為賀亦有以吳越之事
告陛下者爭越王勾踐因吳太宰嚭以行成率衆來朝

吳王大喜過望以為信然獨伍子胥懼力諫以浮辭詐僞愼不可聽吳王怒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曰必植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置吾東門之上以觀越人之滅吳也其後越果大敗吳而滅之遷其主於甬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蔽面而卒曰吾無面目見子胥也今金之撫我猶越人之啗吳耳金日以吞我為心何悍於我而欲歸我母凡還我故地夫三關不復雖得中

原陛下將何術以守之縱以金人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母兄矣又曰還我故地矣是金之德我甚厚異日有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金甚謹既而金忌豫稍振而疑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束於闗闠之中以聽金詔盡為虛假之辭其變遷不情類皆如此臣以謂今日之事正如吳王墮越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可不為之寒心陛下縱欲以母兄為辭臣事金人偷為目前之安自此國勢

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隳於陛下之手無復中興之望復何面目戴黄屋以王天下哉傳曰鳳凰乗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有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及後蒙恬侵胡闢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故防邊制敵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天下切齒恨不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為陛下死事蓋至此極矣陛下若一旦不勝其憤屏絶和議決之於天與四海誓雪大恥如探物囊中可以必取陛

下何憚而不為此臣聞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是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是也以文武之至寛仁事有不可忍者見於一怒遂安天下之民此所以為文武也又若齊威王之初委靡不治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兵西擊趙魏奔走請和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諸

侯聞之不敢加兵於齊者數十年由是觀之衰弱不振之弊莫若自强陛下以堯舜文武之資遭金陵侮為日久矣今日之使尤可怪駭陛下何不發文武之怒力圖中興之烈况以天下之大承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為金藩鎮取笑後世賈誼所謂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陛下寧不念自建炎以來敦遣使臣冠蓋相望徒為紛紛略無少效雖微考諱旦尚不得聞今日遽欲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則是金人

為君子長者之事自古讐敵之所未有方金之深入也
席卷皇族不以為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為漢高
之困者屢矣其殘忍酷烈如此是心安在陛下今日能
保其為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以我為劉豫
縱不得已欲為母兄少屈又念安然以復故地臣恐異
日必有不可堪者而況襟喉之地金既自據蓋如往時
收復燕山以彼所棄來困我耳陛下雄才大畧春秋鼎
盛倘於此時翻然易慮為光武之所為則萬世而下仰

陛下為聖主顧不偉哉臣竊謂皇天仁愛陛下所以告戒者甚明乃者季冬十有九日辛未天震雷其占以為國家號令失常舉措錯謬又占以為天以雷霆為威人君以兵刑為威暮冬而雷此不測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驚出人意外良由國家委靡金人日熾勢不能已欲陛下震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測之雷也雷出地奮曰豫豫之卦利用行師此天意也陛下有將有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為光武用之未勝

保守長江尚不失為元帝何必含羞忍恥乞憐於強敵哉陛下毋憚金強謂不可敵漢武帝軍臣伊稚斜單于憑陵不已武帝震怒選任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衛青討蒲泥破符離逐白羊擊樓煩而匈奴遁霍去病鏖皐蘭下折斬蘭盧侯二主而昆邪降自是匈奴大衂稍息風塵之警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人奮不顧命以直前雖匈奴之衆亦所不能當也又若李唐之初頡利嘗率衆百萬掃境入冦太宗念欲刷恥於天

下遂率六總管出通漢出定襄出金河出大同出長安出廣武以討之無何俘頡利告太廟遂空漠北之庭夫漢之匈奴唐之頡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虛理當然耳今金之勢燄過軍臣頡利遠甚皇天后土亦鑑之矣願陛下悟和討之非是下令四方發文王武王之怒行漢武唐宗之師四封之內四封之外選賢任才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金人以為我不足與者而我遽爾奮發非獨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易曰傾否先否後喜

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惟陛下思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如天震霆功光祖宗為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為之辭曰還金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為之謀亦不失策彼金人者寧有好心為我若必取信王倫隱忍自屈為金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宫母兄以復中原故地則是堕金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甘為子胥之死抉眼以觀天下之大盡為金有耳陛下當彼之時

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誅殛然憂國之心懷不能已庶幾宗廟社稷之靈助臣精誠感動天聽其敢避死使後世有秦無人之歎哉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師道嘗作賈刪定畫像賛併序云君臣父子之義不明於天下奸臣倡邪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末如之何然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民彝大典之重豈不足以有

所助哉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脅於秦檜之謀忘仇請和屈膝聽命紹興戊午遣使羣臣交口合辭以為不可而胡公銓上疏言尤切直金人購以千金讀之驚歎東陽賈公廷佐時為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仇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議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金使決意用兵其激切之辭有曰陛下為金人諸侯臣為金人臣屬曰此天也祖宗之天也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朝

而化為金人之天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無生曰陛下委靡從金則天下圜視而起不怨金而怨陛下曰劉豫之禍可為寒心陛下尚何面目戴黄屋王天下耶嗚呼其言一至此哉大畧與胡公同皆其君所不能堪又謂今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為壯曲為老無以强弱多寡論是又本乎義理之正而深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也胡公既遠竄而公顧弗及豈以其猶不直斥檜而獲宥歟考之

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剛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許權趙雍胡理朱松張廣凌景夏常明范如圭李明遜方廷實梁汝嘉蘇符蕭振薛徽言鄭剛中之徒章疏略見一二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豈又以小邑下官在所略耶魏抜之集議今亦無考世知誦胡公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公字子野世居東陽之蘭隰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升朝嘗為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

官後薦起知處州遂致仕後贈朝奉大夫今其鄉猶稱貫刪定六世孫某出公二書及家譜示予併獲拜其像英風義槩凜然如存吾鄉有人如是而忍使之泯泯湮沒哉竊不自揆表而著之復為之贊曰

昔在紹興屈身和仇嗟嗟貫公獨為已蓋越職叩閽攄憤陳義子房之忠仲連之志天地與立曰維綱常二書之存千載有光其官則卑緊節甚偉遺像凜然孰不仰止

敬鄉録卷五

敬鄉録卷六

元　吳師道　輯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居石陵村嘗應進士舉有志功名不為無用之學紹興季年為書萬言極論滅金事不果上究悉用兵攻守險要尤精地理著輿地會元志四十卷為人抗直不能委曲里豪樓某乗其與縣宰有隙誣構之徙置筠州以赦得還嘗自謂業古文

三十年有雜著六十篇要之皆無愧古作今存集七

卷會元所考云

擬上高宗皇帝書

臣聞智者見成敗於未形之前衆人見成敗於已形之後今成敗之勢已昭然矣而勞於國議者且猶為之憂疑不可不與之辯臣謂今金人之勢其可以必滅者有三其事勢相關而不可緩者有七臣請先論其强弱之勢然後以次陳之為陛下獻今之進謀者莫不曰彼强

而我弱彼衆而我寡彼大而我小强弱不敵衆寡不鬬小大不戰事未可以先舉夫弱不可以敵强寡不可以敵衆小不可以敵大是天下之常語耳非所以為謀也古之人謀人之國者論其機會之可乘形勢之可勝而已初不在於他也苟以强弱小大衆寡而言則秦幷六國而强胡為而喪苻堅舉百萬之衆胡為而敗不知天下之理大則易危小則難傾强則易挫弱則難折是故取大國易取小國難滅强敵易滅小敵難向使嬴秦不

并天下而獨據殽闗之險劉項雖强能夷而滅之乎向使苻堅不有中國而雄據邉塞之地謝安雖賢能挫而敗之乎此成敗之理不在於强弱衆寡大小也審矣夫秦王之智力百倍於天下而劉項不階尺土之勢以滅之苻堅之智力百倍於東晋而謝玄以八千步兵挫之况今之敵人才智不逮於庸常而吾之勢力萬倍於古人破而滅之其為力也豈不易哉此臣所以灼知其勢雖若甚難而實甚易者此也金之可以必滅者有五以

臣之所得於見聞者言也若其政令之暴與不暴上下之和與不和民人之怨與不怨隣國之侵與不侵今南北隔絶臣不知其詳皆在所不論臣嘗見强壯之夫無故而暴卒者先數月間其言語必失次其動作必失宜蓋身將亡而神必先喪矣今彼有意於犯我而隙穴露是天奪其魄而欲亡之也欲犯我而修吾之舊都是天先修之以待我也其兆如此此其可以必滅者一也自古人君其所以成非常之業建不世之功者莫不係於

人心之向背今天下之民聞陛下分兵四出若老若幼會遇之際坐語之間皆舉首加額曰願吾皇宗廟有靈天地有感一舉而誅滅之是吾民怒之也天欲亡之吾民怒之事何患乎不濟哉此其可以必滅者二也國家自偃兵以來智者無所施其謀勇者無所用其力愚者無所效其死貪者無所得其利其怒敵之氣樂鬭之心莫甚於此時也鼓而進之鋒必不可遏此其可以必滅者三也中原皆禮樂衣冠之俗所尚者聖賢之事所習

者禮義之教一旦强而易之豈其心哉夫以禮樂衣冠之俗而驅之從金人之俗大者必不願為金人之臣小者必不願為金人之民今吾以其所願易其所不願彼不叛而歸我者吾不信也此其可以必滅者四也國家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滲漉於天下而固結於人心垂二百年非有窮兵黷武以害之而為天所亡也非有暴刑虐政以殘之而為天所棄也是宜中原之民未厭於我也其心未厭於我必日夜引領東望於我矣苟傳檄而

呼之彼不望風而響應於我者吾不信也此其可以必滅者五也金不可以不滅其說亦有五者大抵以利害相反而言也且天奪其魄而欲亡之是天與我之時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一不可不滅也百姓怨金人之剥斂於我久矣三軍怒金人之陵侮於我也亦已久矣茍逆其心而挫其氣臣恐陛下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墻之内也此二不可不滅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漸習之效也中原雖禮義之地禮樂之俗强而易

之者三十餘年矣今而不取則凡生長於彼者舉將胥而金矣胥而為金則無復有望於我矣此三不可不滅也中原之民雖深被吾先王之澤深感吾先王之德化今為金人所據者亦三十餘年矣今而不取數年之後老而壯者大抵已死後而生者不識吾先王之德化而惟金之知則亦無復懷望於我矣此四不可不滅也今金所可幸其少和者惟增歲幣之一說耳倘可增幣以幸其少和則一二年之後我愈窮而弱彼愈富而強彼

得以乘四者之弊而肆其志我無一以待其變事勢之危可勝言哉此五不可不滅也夫金之可以必滅者既如此其不可不滅者又如彼則滅之之策其可不獻乎滅金之策有三而所用則一非有上中下三也皆所以因敵而制勝也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制於人今金雖有意於犯我而事不舉則謀未定謀未定則號令未一號令未一則屯守未備陛下宜先其所發令諸將水陸並進直衝其屯戍之所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

所謂迅雷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然後進都江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者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蓋先發之策誠今日之至機也何者金自講和以來二三十年之間彼嘗恃强凌我而我嘗屈於弱彼嘗以戰脅我而我嘗趨於和彼則不虞於我也一旦吾能反前日之所為出其不意以壓之乘其不備以入之勝之決矣此滅之策一也彼如大象已舉警

備已嚴陛下當使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出盱眙出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荆襄入陳蔡繞出其後以潰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據關陜以震兩河天下定矣蓋金以吾都吳會則必以吾所重者在東南彼如傾國而來其大兵大将必聚於東南其西北必虚故吾荆襄之衆得以向宛洛隴蜀之衆得以入關陜兩河震動勢必分而我專事何有不濟昔者諸葛武侯嘗欲用兵荆益表裏之勢以圖中原矣蓋嘗為先主謀曰若跨有

荆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
将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秦川
如此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荆州為吳所襲取
而亮失荆襄表裏之勢故亮不能獨用蜀以取關中而
亮之素志卒以不遂今者吳蜀一家荆襄一地臂指相
從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於此擁江淮之師牽綴敵勢
於淮南使荆襄隴蜀之衆擣其虛而潰其內此滅金之
策二也若其鋒未可當其勢未可遏陛下當斂江淮之

兵列江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金之所恃者騎而已舟楫之間非其所長以吾所長控彼之短雖百萬之衆無所用彼兵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興師速戰則利相持則不利延日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師久而無功則糧竭而財匱其衆不自亂則必自潰勢之必然也此不戰而屈人兵之策也擒之必矣此滅金之策三也抑嘗思之陛下必欲一舉而復中原滅讐敵非蜀兵不可何者彼以吾之

精兵皆在於東南其所慮於我者亦東南也吾江淮之兵深入敵境則必與敵相遇不入則必與敵相持勢不能直進與之周旋於中原也蜀之於吳相去萬里勢若不相關彼必不虞於我也彼之意在東南而吾之意在西北吾得志於西北則東南之兵不足慮也用兵之法不過虛與實而已法曰實而備之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敵之實吾能備之敵之虛吾進而衝之則何不利之有且彼不與吾相持於東南吾之西兵固不可

以深入惟其大兵大将舉聚於東南而吾之西兵得以乘其虚而擣之是猶秦兵雖强而與項籍相持於河北不覺其主為漢所得也願陛下堅守東南運籌西北及其未發令蜀諸路名募豪智潛為進取之計就其間選智謀之将委以事宜俟金人之衆舉皆南向便乘間深入正兵自鳳州出散關據鳳翔以招秦隴奇兵自興元出斜谷自洋州出駱谷皆不盈七百里入據長安以向潼關而又出荆襄之師擣弘農河洛以為之聲援若此

則中原可指日而復矣此臣滅金之策所以尤恃於蜀兵是故始終言之而不憚煩也願陛下深思而用之或曰兵不預言在於臨敵制變予言毋乃謬乎臣應之曰不可預言者兵之勢也可預言者敵之情也法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勝兵先勝而後戰不能先知敵之情則安能制勝於未戰之前乎昔聞韓信請益兵二萬北擊燕趙東擊濟南絕楚糧道而西會於滎陽使愚者聞之不笑其狂則以為迂也言出於口而成於手合若

符契無毫髮之差茍規模不素定於内其能若是之神乎然臣之所言不徒虚語矣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而有七者曰順天曰立將曰屯兵曰强兵曰防奸曰安民曰理財是也國家自偃兵以來陰陽不和居高者苦亢旱處下者怨水潦螟蟲不息陰害嘉穀而今歲尤甚當春陽發生之時而凍雪連月浹旬不止蠶麥所收百無一二今又加之以大旱州縣決滯獄放逋租上下祈禱靡神不舉而絶無響應民心憂懼不知所為夫今欲舉大

事而天意若此其可危也哉臣伏覩陛下無暴刑虐政以動民之怨無窮兵黷武以傷民之和又刻心削志不為侈靡不樂遊戲不興宫室不營苑囿言斯聽謀斯從利則興之害則除之寛大之詔無時不下其所為皆善矣而天意若是者必有怨怒之氣積於下奸於上者故陰陽乖謬而雨暘為之不順臣聞故將岳飛忠義無比志清宇宙一旦為權臣所害天下痛其寃至今大小猶云云也夫孝婦之寃不伸猶歷年為之不雨況忠臣義

士勲烈炳天地忠精貫日月無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氣豈不充積於天地之間哉是宜歷二十餘年陰陽繆戾而災變不息也臣聞前相張浚陛下佐命勲臣雖一時兵挫地失而志在滅敵陛下不念秦伯用孟明之事聽妨功害能之説痛怨之終身錮而不用使天下之心失其所望夫勲舊忠義之士天下之所共望也臣晚生固不知浚之為人也然卜之人心則知浚之為人矣今浚雖未用而天下已期之是人心之所共望

者斯人也人心之所歸天心之所係也陛下違其望而逆其心是逆天下之心矣逆天之心而望陰陽之和是却行而求前也且陛下所為無不善當大有為之時天之心當陰相而默助之今乃反若是之甚者盖天意若曰吾將佑而助之而反逆吾之意吾其可不出灾異以儆之乎此天所以示其眷顧之意而陛下不悟也不然灾異之來何自而起乎臣願復故岳飛之封爵禄其子孫以申其寃枉之氣詔復張浚以副天下之望則天時

自順兩暘自若金人可得而滅矣此順天之說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之勢不為安矣陛下之所注意者誰耶未得其人宜求其人而用之已得其人宜明而立之不宜尚循常職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夫士卒所以親附於將者以其威愛素有以服之也今有將之職而無將之權則威愛安足以及士卒乎邊境苟有倉卒陛下臨時授以斧鉞則諸將未必用其命士卒未必服其罰陛下今雖未

欲築壇而拜之以張露其聲勢亦宜假之以將權授之以兵柄使之得以自由分置士卒號令諸將則三軍之士知所服從矣太公六韜言論將而次之以選將選將而次之以立將立將而次之以將威論定而後選選定而後立立定而後威可行焉此太公用兵之深旨也陛下無謂今日事未舉敵未動不可假而與之權也今分遣諸將屯劄要害者大抵皆武悍之夫持兵帶甲動以萬數節制雖有所歸權輕不足以抑之也臣恐輕躁妄

動上無制將以統之其變恐不在於敵矣此立將之說也用兵之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則屯守之說尤在所先也昔晉將取吳或請益戍兵以備之而孫皓不聽及晉師起知其無備順流乘虛直造金陵若行於無人之地使皓聽其言增益精兵控其要害晉師雖強且衆豈不殆哉今陛下神智先見因其使命求釁而知其必叛故先分兵屯劄於江鄂兩淮之地據其衝要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

也然戰而不知分合之變不可以戰守而不知分合之變亦不可以守吳王知分兵以禦越之左右而不知為中軍之所襲王莽知合衆以圍昆陽而不知為孤軍之所敗此戰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秦王知固其外而不知劉項擊其內元濟知拒其前而不知李愬襲其後此守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一分一合而後為變不惟用於一陣之間為然也散而守合而攻進而鬭退而處皆不離乎此也今屯兵之所地之相去遠者千餘里近者

數百里前後分離形勢孤立遇緩急左不及救左右不及救右恐難有功宜分諸道各以重兵繼其後而為之聲援為之統率謂如兩淮屯兵則一統於維揚沿江諸屯則統率於建業上流委命於夏口沿漢聽令於襄陽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一處受敵諸屯皆應表裏相維縱横相合號令相通若一身之運臂指攻其右則左應之攻其左則右應之敵擊其左吾擊其右敵擊吾前吾攻其後攻其所必救扼其所必趨使吾之守敵不知其

所攻吾之攻敵不知其所守如此則勢雖分而實不分地雖遠而實不遠以守則固以攻則克然後為善之善者也若各自屯守前後不相應表裏不相關是不知分合之變者也守而不知分合之變且不能以自守安能制勝於敵哉此屯守之法不可不知也兵强不在於衆而在於精不在於精而在於氣氣不壯雖精且衆不可恃今夫閭巷之間羣聚扶黨欲合鬬而別其雄者甲衆而乙寡乙雖寡其間有一人攘拳奮臂大呼而直前則

乙之黨勇必倍而勝甲之衆雖至懦至弱者亦奮怒而不懼此無他氣使然也今朝廷久不用武州縣間多有慷慨感激之士豪壯勇敢之人聞國家將為滅敵之計莫不奮然而無由自效願陛下詔州縣其有豪勇敢死之士願奮義以助國立功者許自陳團結士伍皆勿黥涅優為之制號為義兵文武智謀之官擇其風采可畏愛於下者使帥其衆教以攻守之法勿與官兵殺雜養之有方教之有法賞格優厚用之則必欣然樂鬬大者

貪功業小者慕爵賞所向必無前所戰必無敵官兵得以籍為聲勢氣必百倍勢益壯而威益強當之者潰觸之者敗此強兵之策不可不早圖也今國家禁衛之兵及州鎮之卒皆已抽發於屯戍之所朝廷深思遠慮令州縣皆立四隅官分結保伍而統之誠良策也以臣思之天下之民皆感陛下仁厚之政惻怛之誠自非凶荒饑饉之歲雖驅之為亂不可也然奸雄之人其黨與必衆其聲望必雄藏奸匿盜為之囊橐幸天下有變而肆

其志今州縣往往以此曹雄於羣不逞之間豪暴而無賴者多從之四隅之職悉委之此類臣常以為憂且一郡之間有都分一都之中有保正副正副正之下有大小保長之設上下相率大小相維牆與古之比閭族黨之制相合而不善用之耳誠因此等級而卒伍之嚴為之制使各自安業不變惑其心遇有儆州縣長官臨時部統而用之孰敢為變哉不然適足為生事之端而已臣未見其利也夫奸雄之人難以法制而易以勢消彼

之所資以動者皆其鄉黨無頼之徒勇健之夫也無頼而勇健以前强兵之策召募之則十去其五矣誠令州縣厚賞以餌之多方以誘之則必盡得之矣朝廷資其用而奸心無所肆一舉而兩得之此防奸之策也今事未舉兵未出紛紛籍籍咸謂陛下為遷都之事臣不知其然否也臣謂遷都改邑在他時則可在今日則不可何者當無事之時人君遷動則弱者無憂危之心强者無覬覦之望此其勢然矣陛下必欲遷都金陵以壯軍

勢且宜偏守錢塘營繕城郭為不動之計使民心安而無所惑使奸雄之人静而無所望待大軍將舉陛下明詔天下董六師之衆為親征之舉以號於民然後徐進而都之外足以聲援諸將慰撫三軍内足以安民心慰民望此安民之説也法曰軍無財士不来軍無賞士不往則三軍所恃以動者財也况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理財之説其可後乎然理財之説固多矣臣欲望陛下行屯田募墾闢而今敵釁已萌兵力不可以罷邊堠有

徼則貧民不可輕徃臣欲望陛下罷商車借商緡則民不忍為桑宏羊韋賔都割剥天下以歛民怨其所欲言者姑望陛下權其所取以優民時其所用以省費耳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非百姓足而君能自足也盖善藏者當無事之時則藏於民而聚於國當有事之時則取足於民而不使其怨是故民不足則君亦不足民有餘則君亦有餘然其斂散之術必有權以用之也權者非他濟時之急權時之宜也鬻官爵賣度牒雖衰世

之事然權一時之宜濟一時之急猶勝於橫賦暴斂以害民也且彼買官爵買度牒者不以價例之高而樂欲得之者皆其有餘者也取其有餘以補不足是亦天之道也此權其所取之說也夫祭祀之禮先王之常行固有天下者之所不可廢也然行之適時之豐殺講之合禮之誠實不務於耀虛文靡用度然後為得也古者掃地而祭不以為非二簋之薄可以用享今之儀則已繁矣而浮文虛費濫賞僭恩近世之弊尤極且如一青城

之費用繒帛數十萬其中至有苑囿臺池游觀之所娱悦耳目之具此豈齋戒交神之義至於三軍之賞賚百官之賜予動以千萬計此何為者哉是以三軍一行諸道漕運勞於會計州縣官吏罷於督責文符之往來胥徒之窘迫急於星火令曰大禮年分稍違者刑而不恕上催下廹蠶桑未畢而有納帛違限之罰秋禾未熟而有輸粟不時之罪承結催課之徒杖責不乾於體枷錮不離於項嗚呼神祇祖考其樂於此乎哉且陛下所以

備圜丘立明堂殺牲備禮以禋上帝以奉祖考豈非欲昭答其心奉承其意使神祇祖考鑒而享之安而樂之哉然天神地祇人鬼依人而行者也其所賴以為主而依附之者君而已今中原淪沒三十年矣神河帝岳曠而無主則神祇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如也故陵舊廟無所依歸則祖考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如也謂宜明詔天下以恩賞無與於祭事國步多艱財力不可以妄費臣民宜悉此意惟禮文儀衛之不可無者當具

其餘一切減罷停橫恩以需有功省濫賜以待將士使帑藏豐實資用餘饒俟機會以復中原上以圖答神祇之心下以圖報祖考之意其誰曰不可明堂之禮久廢不講陛下振舉舊典以易郊祭是誠有意於省費也然賞賚之格去郊禮無幾而羣臣上下皆知勢有所不可而無一人為陛下言之者豈非言之則不利於已乎且一郊之恩大者澤旁延於數世小者榮及於子孫非有公天下之心而不私乎已者孰肯為陛下言之哉臣願

陛下斷自宸衷勿牽羣議裁節妄費以濟軍興則國用可足而兵食可給矣此理財之術要在時其用以省費之說也夫漢屈羣策故能不階尺土而取天下楚慿羣策故雖得天下而身敗於人今陛下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將圖恢復以成不世之烈臣雖愚昧無高世絕人之見然其所言皆合於天下之公心而當於神明之理陛下無以為狂瞽之言而忽之也無以為冒進不根之言而黜之也臣草茅之士朝廷無先容之人而帝王

之威雷霆不足以為喻臣非土木豈固欲危其親亡其身甘心於此僥倖於萬一哉誠恐機會一失雖悔不可復追故忠義之心感發於内不能自已言出於口而不自知也夫智者當安危未兆之時猶不忘於慮況事勢已形乎聖人當無事之時猶不忽於聽況有為之際乎臣願陛下參酌人言推而行之以成天下之事業以遂天下之公願則退而就戮臣無所憾

上太守鄭敷文書　景望

古之人一事之不知則終身以為恨非固務為誇博而多識也以為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吾不知也固無害所當知者一有不知則或至於失孟明視之伐鄭蹇叔知其必敗於殽周亞夫之謀吳楚趙涉知殽澠之間必有伏使孟明知殽之隘而聽蹇叔之言則秦師無殽之悔矣使條侯不知殽澠可以藏奸伏而昧趙涉之策則中吳楚之謀必矣愚於此然後知地理之學兵家之所急而學士大夫之所當知也漢高帝之入秦也蕭何得

秦圖籍國朝平南唐也先得其十九州之圖經故高帝之取天下太宗之伐江南皆能盡知當時險阻阨塞户口多寡之處據形勢而守其必爭之地以之取勝而無所失愚然後又知輿圖地志誠國家之要典也竊怪夫今之學者東西南北之不知遠近險阻之不識當用兵多事之時指地圖按史册高論天下之形勢而曰吾能辨其成敗之所以然而知今日攻守之勢所當然其欺我哉往者僕嘗讀左氏春秋至公矢魚於棠釋者曰高

平方與縣有武唐亭有魯侯觀魚臺求之地志不知方輿於今為何縣讀西漢書至圍羽垓下釋者曰沛洨聚邑名也求之他志不知沛之洨於今為何邑於是徧求地志之書叓考之作者不可勝紀大抵皆雜而無統冗者失之穢簡者失之略誕者失之誣拘者失之泥慨然憫斯文之缺遂歷攷載籍搜括百代而以今之州縣為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作離作合驟廢驟置變名易實而不可按辨者俾皆繩馬會歸於一凡古帝王之所都

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爭會盟之地古基遺迹旁搜並取庶無遺焉其有乖繆則為之援據引証以相參攷實而不浮自成一家幾千萬言分為四十卷目之曰輿地會元志蓋取其統有宗而會有元也然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未遇知已是故書成而不克顯抑嘗觀古之人才全而德巨者固無所不有而其下者則各專一藝業之終身而傳之子孫嬖

之於樂垂之於工羿之於射羲和之於歷而王良造父之於御皆專精致力於一藝之間而名於世後之為樂為工為射為歷為御者必稽焉蓋以其精且審也僕於斯文積力十餘年而文始就雖未敢以望古人而其用心亦勤矣其文多無資不能錄去年冬曾攜其稿見上舍陳亮同父僕與同父皆荊溪門下生也（荊溪謂周葵）將介之以見閤下與正字呂公近聞其到城曾袖之以見閤下矣茍有可取則固望閤下主張之其有疎謬而未全

也望閣下指教之務欲成就之而後已無使其淪沒而無傳也僕又嘗合古今夷夏草為一圖縱橫餘丈了然可觀就館潘氏其主翁好事繪為帳以便觀覽今借來以呈閣下知其用心不為無用之學也

書唐史諸傳

光弼以侍御史崔衆傲倨不平之御史長揖宰相未為無禮也因其不為禮即付兵而斬天子御史光弼其無君哉曰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此何理耶昔穰苴斬莊

賈以明威者權也其於事也宜光弼之斬崔衆私恨也非權也李光弼

馬燧平汴州鮮邢圍臧田悅斬李懷光以奇制敵功亦足尚矣至於以私忿而交惡於李抱真暗於機會而甘吐蕃之請縱敵生患而功以不立雖可嘉也亦可貶也朱泚陷京師帝西幸李晟以孤軍當巨盗燧提大兵坐太原止分五千援奉天燧亦忍人哉馬燧

予始讀顏真卿傳見其棄中原事嘗竊怪之以為宜守

以挫賊且以堅諸郡城守之心棄之則失策也及觀穆寧傳見魯公以不用寧言為恨始知魯公之失實然穆寧

太宗以辭色折程名振見其不屈而後奇之遂用以為將意其勇也人君以是取人疎矣幸而中焉不可以為法 程名振

城居諫官數年不言事韓退之作爭臣論以激之城猶不屑也至貞元十年陸贄以論裴延齡事貶為太子賓客時城居官已八年矣則貞元三年為諫官也按德宗

紀貞元六年殺皇太子妃蕭氏一事夫吳通元史法書殺者罪其君之濫刑也殺諫官殺太子殆非細事也而城猶不以屑意使後無延齡事則曠官尸禄城何以辭雖然城賢者也在城則可在他人則不可後之居是職者欲如城所為當如魯男子之學栁下惠則善矣　陽城

唐三百年如貞觀之致治開元之昇平髙蹋兩漢庶幾三代州縣循良之治當不減於漢然唐史傳循吏者凡十五人而附見於傳者又數人如賈敦頤韋丹之徒雖

時有一善之可紀然其人皆碌碌不足道無有一人如漢龔黄輩聲名磊落膾炙人口者讀唐史吾得二人焉如倪若水之治汴以清正顯陸象先之治蜀以仁恕稱二子文雅足以飾吏事敦厚足以粹風俗則又非漢龔黄數子比擬也然史臣不傳之循吏者以循吏不足以傳二子也予於唐史取倪陸二子以爲唐之循吏云循吏

崔隱甫不屈宰相牛仙客信乎其剛可尚也然黨李林甫而逐張說何哉蓋愛憎之情異也剛則吾不知也崔隱

甫

朝宗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至言不願萬户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今考其傳亦初無甚過人之事唐人乃云爾者蓋以其識拔後進之一節也然則樂推挽士宜其名重於時哉韓朝宗

敬鄉録卷六